

### 笑能減少隔膜

胡旭光少將魁偉英俊，面部經常出現笑容，使任何人一見到他便會縮短距離，這是作為一個連絡官的基本條件之一。

胡氏為最高當局擔任傳譯工作達十一年之久，在這期間所經歷的外國首要，真是不計其數，假使將這些談話的要點引列出來，將成為中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頁，但胡氏却守口如瓶，對記者「探秘式」的詢問，笑而不答，祇說那是他一生最感光榮且得益最大的工作。他並特別強調：總統及夫人的偉大和仁慈，由於他多年隨侍工作的經驗，更有深入肺腑的感覺。

胡少將又提到國防部前任部長俞大維，對他教誨良多，獲益匪淺，他說：近幾年來俞部長對若干來華訪問之美國報人學者，有關臺海情勢之分析，與我國軍人之立場所作之種種說明，對國際宣傳方面的工作，的確做了不少事。

### 具有大將風範

這次胡氏奉派到美國去擔任我行政院駐美採購團軍資組組長，就其性質言，雖仍未逾越軍事囑範，但

## 非洲訪問記行(二)

徐萬禧

### 五、古羅馬與新羅馬

羅馬是去非洲必經之地，無論辦理簽證或是順便觀光，都有需要，過去若干旅客是取道巴黎的，但自我與法國斷絕外交關係之後，與羅馬的往還自然更趨密切，而且我國駐在羅馬有兩個大使館，一是駐意大利大使館，有于煥吉先生任大使，另一是駐梵諦岡的教廷大使館：有謝壽康先生任大使。有些過路客，往往為着有兩個大使館而發生雙包感覺，其實只是駐意大利與梵諦岡之別。到了羅馬第一個感覺，就是語言上發生若干困難，英語並不太通行，第二是羅馬顯得非常古老，房屋的型式與外表均保持着幾百年前的偉大建築典型，與經常在電影上所見者完全相同。不錯，這就是古羅馬城美麗的典型，原來羅馬城分為新羅馬與古羅馬城兩部份，古羅馬就是保持着古色古香的宗教氣氛濃重的城市，新羅馬則充滿着現代化的建築。

我們一行就住在古羅馬的巴黎旅社，裏面陳設也比較舊式，但也尚能過得去，四月裏的羅馬，氣候相

，若從外交的角度來衡量，他之為人與才幹，亦仍具外交戰場上乘之選的「大將風格」，加上他在華府數以百計各階層的美國朋友，今後對我新任駐美大使周書楷的助益，將屬預見事耳。



胡旭光學長與駐美大使周書楷在酒會中談話之時神情

當宜人，穿一襲春裝，非常合式，也毋需用冷氣。在羅馬，觀光事業做得相當不錯，旅館就是觀光事業的代理人，原來在羅馬有專門的觀光公司，他們有相當數量的觀光汽車，有相當人數的嚮導員，而且都是男性的，能說英語的，也有說德語的，當然本地的意大利話更為通俗。這些嚮導員似是專門職業，他們受過訓練，對於古跡的陳述，真是對答如流，毫不用思考的，我們會遇到一位老嚮導，他已是七十來歲的人，仍然伴隨着過往的旅客說明羅馬的古跡。這種團體觀光，印有說明書，並有號碼，經過的路線與所看的地方，以及所需的費用與享受的項目，都詳細說明。旅客可在旅館買票，按時去乘觀光汽車，團體參觀，價錢也相當貴，但是比之私人去參觀的費用要省得多。筆者因係過路客，並非專程來觀光，只是參加了一項短程的參觀，如古皇宮，英雄墓，鬥獸場，古地下教堂，梵諦岡博物院。

有人說，要研究雕刻與宗教，就得上羅馬來，這裏充滿着各種雕刻，各種人像、獸像，完全是一種特殊的藝術，襯托着各種噴泉，吸引着無數的旅客。古

皇宮則完全為斷垣殘壁，但垂危之處都經修理，以免發生危險，但也就為此而失去真實性。鬪獸場是個圓形的大建築，周圍高處為看臺，下面中央則為鬪獸之處，下有坑道供人獸出入，這是古代帝王以人獸搏鬪取樂的場所，不知犧牲了多少英雄生命。這種以逼害生命為取樂的帝王，可能養尊處優，生活太平淡了，所以才想出這種方法來殘害人類。英雄墓門前排列有若干雕刻，並有衛兵守衛，穿著古代服裝，往復齊步行進，顯得當時英雄的威嚴。

地下教堂 (Ingresso Catacombe) 那是古代羅馬的墓地。當時羅馬逼害宗教，不准百姓去信宗教和傳道，可是只有墓地是不准軍警去干涉，所以當時教徒都向墓地集中，向墓地底下挖掘坑道，人就住在裏邊，所以坑道越掘越多，越掘越深，若干人在坑道中聽道之後，來到地面，就被軍警逮捕，嚴詢是否為教徒，當教徒的是不能說謊抵賴的，因之一時殉道的人為數不少，都為宗教信仰而犧牲，為此甚多教徒便終生藏於墓地坑道，埋於坑道，筆者去參觀者即為其中之一。據云在羅馬城這種墓地坑道不下數十處，裏邊有五六層樓房之深，坑道曲折，如無嚮導，決難進出，其中燈光微弱，漆黑陰沉，可見當時教徒們信仰堅貞，艱苦不避之精神。地下教堂之嚮導，就有神父自己擔任，而非普通之導遊。

梵諦岡博物院，在梵諦岡城的範圍內，其實在羅馬城內只佔極小的地區，如未經說明，也不會感到那不能一一看領略，只到了一處楊傳廣鐵人曾經練習短跑的田徑佇立良久。這個腰圓形的運動場的週圍，豎立了幾十個大理石雕刻像，這些都是上次羅馬世運的冠軍。可惜極了亞洲鐵人楊傳廣不能羣立眾像，後來訪問團的夥伴們說，楊傳廣彼時節是有意讓賢強生的，因為強生年紀較長，以後各屆中的十項金牌是絕對得不到的，因之傳廣以大國風度及運動員的美德退讓銀牌亞軍，可惜是上次在日本舉行的世運中失常，未能把握金牌，不過，如果羅馬世運中確實讓賢強生，傳廣的精神石像該永銘世界運動會萬千觀眾的心目中，筆者也像看到楊傳廣的影子就單在強生石像的外表。

在運動場的左近，又是一座座的運動場，與一座座的選手宿舍，現在世運閉幕，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。幻想當年世運的盛況，不知為羅馬帶來幾許繁榮，無怪羅馬的物價相當高，無論旅館餐廳，遊樂，以及日用品都相當高，相當優裕，已有相當的水準，其工業產品也相當進步。本地自己製造汽車，各種五金，當然農業產品也相當充足，就汽車與五金而言，在自由中國也有相當的市場，他們的貨物運到臺灣，價格遠低於美國貨，並可與日本貨競爭。最有名的菲也脫汽車零件，輪胎，工作母機，在臺灣均有其地位，可說得上價廉物美。這家菲也脫汽車工廠，上次大戰時曾造過相當數量的戰車，在抗戰初期，在我們軍中尚有為數可觀的意大利戰車馳騁在疆場，以後意大利成

是梵諦岡教皇的瞻範。參觀進口處，猶若一道城門，需先購票，因係團體參觀，所以門票就有觀光社代購，也就包括在觀光的費用內。進門時有嚮導帶領，上了電梯進入二樓，然後逐步參觀。裏邊充滿了宗教藝術，有各種名畫，滿佈於四圍牆壁與天花板，各種古玩，博物院計分四個樓面，每一樓面走馬看花，足需兩個小時，這些名畫都在牆上天花板上，故需轉動自己頭顱方能領略，內容充實極了，只是筆者毫無藝術頭腦，只是走馬看花而已。有人說到羅馬而不到梵諦岡，就算白到羅馬。在博物院內是不准攝影的，所以只能憑你個人的欣賞力與記憶力去回味這個宗教藝術中心。

出了古羅馬又到新羅馬，那裏建築完全現代化，道路寬暢，樓房高大。據云，這個都市建設的策劃，還賴當時的莫索里尼，他在二次大戰結束時為人所殺害，他也是軸心國巨頭之一，希特勒的夥伴，後人對他還有相當崇敬，所以在新羅馬還豎了一個碑，高可及樓，上寫莫索里尼名字的意大利文。在新羅馬，最引人注意的為文化宮的巨型建築，門框高大，共有七層，完全為水泥所建，可惜尚未開放，我們只在大樓下面仰望而已，四週又有甚多雕刻石像，氣魄宏偉，這又是莫索里尼的主意。

在新羅馬還有一處最使我感到興趣的，那是一九六〇年會舉行過世界運動會的羅馬運動場，到那裏已是夕陽西垂。場地範圍極廣，有各種運動場，我們自

為德日的軸心國，這些武器的供應才告中斷，意大利的工業是有水準的，而且有前途的。

到一個新地方，終有點新的氣象與不同習慣，羅馬的商店上午八時至十二時開門營業，下午三時至七時，其餘時間都打烊休息，新到的旅客，要上街購物，就要趁時。羅馬還有一個現象，汽車多而交通亂。特別是亂得可怕，往往汽車一大堆，就擁塞在路上，也不知誰的車該走那一條路，反正大家搶先，而至擁塞而停頓，當然這種情形，在下班時為最多，這裏的交通規則似有妥為釐訂與澈底執行的必要。

四月七日，我國駐羅馬大使館代理館務的黃參事請訪問團正式吃了一頓中國飯，于斌主教也在座，他正好在羅馬訪問和參加一項天主教的盛會，那裏並起草若干教條他說全世界五億教友要聯合起來，宣揚天主的真理，謀求人類的幸福。

## 六、非洲前站拉哥士

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四月一日午夜，訪問團一行搭乘非洲航空公司噴射客機離開了羅馬，當然我們老早於十一時便到了機場，辦理各種手續。手續辦完，就到候機的月臺去休息，飛機到了，黝黑的空中小姐與服務員也上了陸，飛行員也上了陸，只是飛行員則為英國人。服務員也有一位是法國人的模樣，一副滑稽的長相，很奇怪，我正坐在那裏休息，這位法國服務員也匆匆走進休息，嬉皮笑臉地在我頭上輕拍一下

，然後揚長而去。我可弄得莫明其妙，後來我想可能這位服務員看錯了人，也開錯了玩笑，後來在機上碰面，着實有點不好意思。

飛機準十二時起飛，一路很平靜，空位甚多，一人可分配三個座位，因之睡了一個好覺。晨間六時到了喀諾，這是奈及利亞北部的一個城市，在那裏只休息極短的二十分鐘，又重振翅膀向奈及利亞首都拉哥士(Lagos)，那是早晨八時零五分，時間與羅馬相同，我們在路上實足飛行了近八個鐘頭，將近五十英里的航程。

我們訪問團在奈及利亞並無任務，到拉哥士完全是過境，因為航空公司的關係，讓我們在拉哥士停留一宵換機飛喀麥隆。像這種安排，依國際慣例是不必辦理簽證的，可是到目前為止，我國與奈及利亞未建交，因之引起了莫大的不便，因為那邊只是過境，而且我們沒有使館，也沒有通知那邊任何朋友，冒然到了這個無邦交的國家，大家的護照被扣留了，連股副團長的外交護照也不能倖免。查驗黃皮書的檢疫人員，查驗行李的海關人員，連搬運行李的苦力朋友，都處處與我們為難挑剔，比喻我們帶了錄音機，便是違警品，照相機硬說是新品，要照章納稅，苦力朋友都是地頭蛇，狐假虎威要需索，我們在一道道的關口，都是以錢鋪路才出得機場。此地天氣已入夏季，與羅馬氣溫相去懸殊，滿身是火，又遇上了強盜，真悔不該取道拉哥士入非，航空公司實在太不應該，完全以

也有若干高樓大廈，若干也許是外國人投資的，也有外國駐在奈國的機構，但是這些大廈究屬建在奈及利亞境內，使市容大為振作。自機場旅館至孫先生的公館相距十八英里，但在上下辦公之時，路上着實費點時間，並且要經過一座大橋。孫公館就在島上，在夜濛濛的拉哥士，燈火輝煌，霓虹處處，頗有夜都市的氣概。到了孫公館，有黑人朋友守衛，室內並有男女傭人各一，連同司機在內，共有五人之多，這些人都稱孫先生為主子，換句話說他(她)們都以奴隸自稱。這所房屋也算相當考究的，外面寬暢的院子，內部為木造格局，柚木地板，羊毛地毯，冷氣俱全，原來這是電力公司總經理的公館，前任總經理走了，後任總經理只要帶着太太孩子們搬進去就是了。我們一行七人在孫總經理公館被招待了一頓豐富的晚餐，大家感激這樣盛情的招待，尤其到了陌生的地方，而且受過委曲之後遇上國人的殷切寬待，在心理上更印上一層深刻的記號。

我們談到將近十一點，其實尙捨不得離開，可是時間已晚，同時還要再去拜會一位奈及利亞的僑領林勉之先生，他自開一個餐館，還經營點其他商業，是一位相當有錢的人，他與當地政府官員們，還有相當的交情，談起我們護照被扣，他說他會打電話去關說，當不致發生困難的，我們在禮貌上拜會了這位僑領，匆匆就告辭了。

第二天下午一時五十分，我們飛離了拉哥士，孫總經理到機場送行，這羣驚弓之鳥飛到了喀麥隆的大都市杜埃拉。

英國海外航空公司的利益而乘該公司系統的非洲航空公司班機，不然過境也用不着在拉哥士過夜。第二天再進機場，又如頭一天入境的情形相同，處處要去買關節，處處要化錢，並明目張膽地說這個護照是我管的，黃皮書是我管的，行李查驗是我的事，連航空公司行李過磅的職員也以手提行李過磅為藉口而需索，那些面上刺花的苦力，都以強盜的態度對付我們，拉哥士真該稱作拉狗屎！

出了拉哥士機場算是住進了機場旅館，其設備與招待，真是每況愈下。這所機場旅館相當差勁，木板房子，古老設備，門窗極不結實，我們受到機場的虐待，猶屬驚弓之鳥深恐旅館裏遇着強盜，真是處處小心。傳聞已久的非洲蚊子，各種小蟲，都可與我們作對的，所以防禦之術早有準備，蚊帳蚊香均隨身攜帶，初到非洲前站，先將蚊帳掛上，就能安心睡覺，尤其坐了夜飛機，睡眠究屬打折扣，所以這一夜算是在非常安靜中過去。

我們到了旅館之後，團員曹嶽維先生曾與以前電力公司總經理孫運璿先生通了個電話，他在奈及利亞係應國際開發銀行之聘主持該國電力發展與規劃。當然他在此地非常忙碌，所以約定晚上請我們全體到他府上便餐，我們在受委曲之餘，把不得他早點下班來照料我們。大約五點半鐘，孫先生帶了兩輛汽車來接，司機都是黑人朋友，恰是彬彬有禮，我們大家都寬心了。沿途市況甚佳，當地百姓衣着尙稱考究，城市



東元馬達

東元電機有限公司

三三五二四 話電 号四街谷甘市台北